商洛有戏骨

■ 贾军平

自从前几天拜访了商洛的老戏剧人刘安民老师,零距离感受了这位耄耋老人的戏剧人生,聆听了他曲折的生活经历和一个个传奇故事,然后捧着他用心血著成的像枕头一样的戏剧著作,凝神端详着那银发飘逸,气定神闲的身姿,对这位有着商洛戏剧不老松之称的老人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和极具质感的艺术人生,油然而生敬畏。

从见到刘安民老师那天起,一种发自内心的冲动,我就想写点东西来表达心中的感受,找到那种一吐为快的享受。但是,就像越是想用力做某种事情,越是做不好,越是想表达,一时间又没有突破口,不知道说点什么,从哪里说起。

我知道刘安民老师的生活经纬,也知道他在商洛戏剧界的成就和地位,就像是已经刻在岁月年轮上一样成为永恒,不用我再去重复。还基于王良、赵有良、蝴蝶等人已经用深刻的文字,独到的感受和真实的心灵体验,形象生动,入木传神地把他都记录解读了出来。更因为贾平凹、陈彦、王小康等文学戏剧大师对他都作了高度的评价,不用我去一一复读了。

那我想说点什么,写点什么?在内心深处我在反问自己。几天来,这种思考折磨着我,让我又一次复盘见到刘老师的情景,我只想从他展现给我的精气神里寻找那种经过人生风雨后的洒脱释然,和面对环境改变,经过生活的羁绊无奈过后的风轻云淡。刘安民老师虽然在人生的旅途上总是与生活较劲,但不和人生对峙,一生死磕戏剧艺术的城堡,用尽了全部的精力。到了晚年也能在一抹夕阳里老马识途,走在戏剧艺术的殿堂,憧憬着商洛戏剧的第二个高峰,又一个春天。他就是为戏剧而生,为戏剧而活,总能抛开生活繁杂,寻找心灵一隅而沉醉其中,享受属于自己的晚年生活。

他在戏剧艺术的舞台上,举止飘然若仙,神融意达,自信专注地就像一个归来的王。仿佛,我看到他的身手还如年轻时那样轻盈矫健,洒脱从容。但见他伏案凝神用力,气定神闲,眼放光芒。每到动情处,那举手投足,轻狂洒脱,就像唱着花鼓戏,一个筋斗云,翻上了花果山,在他的戏剧王国享受着那种为戏而痴,为戏而狂,视戏剧为生命的人生境界。

其实,之所以突然想动笔,还因为那天我和刘安民老师有了一次神奇的相遇,说来有趣。下班路上,我经过全兴紫苑大院回家时,看见眼前一位戴着口罩、大礼帽,两鬓丝丝银发倔强地从帽檐下伸了出来,随一阵微风轻舞。他骑在一辆摩托车上,那气势就像武林侠士从远方穿越过来后,见到我突然定住了脚步,用一种熟悉的眼光望着我。

但见眼前的人目光炯炯有神,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场,既有让人敬而远之的神秘,又透着一种扑面而来的亲切,总感觉在哪里见过,可一时却想不起来。在我用力回想的时候,他开口问我:“你知道《华商报》在哪里办公吗?我以前来过,现在找不见了。”

我迎住他的目光问道:“你找《华商报》?”

“我找程娟,她是《华商报》商洛记者站站长。”一时没有认出眼前这个一身武装,颇有大侠范儿,神态这么熟悉的人总好像在哪里见过。不由小心试探地问道:“你是……?”

“我是刘安民。”他爽朗地说完后,顺手摘下了口罩。

啊!眼前竟然是刘安民老师。前几天还和文友刘惜一同去他家拜访过,听他讲述自己的戏剧人生,涌出了很多感叹和对老一辈戏剧人的敬畏。与此同时,他也认出了我,而我倒有点不好意思,刚刚得到了由他亲笔签名的《刘安剧作选》《艺苑夕拾》而爱不释手,还与他合影留念,喝茶聊天,聊得刹不住车,转过身竟然不认识了,不知刘老师会不会心里不悦,说这人太不靠谱!

想到这里,我连忙上前再次握住刘老师的手,表示了人在对面不相识的歉意。告诉了他《华商报》商洛记者站的位置。然后看着八十多岁的他,潇洒地骑上摩托车,向我打了个招呼,径直出了大门,像个追风少年,风一样潇洒地走了。

上面说的只是个小小的插曲,这时候我的思绪又一次回到了和刘老师见面时的情景。在我的印象中,大凡八十多岁的老人,或多或少语言有点迟顿,步态有点缓慢,神态有点迟暮,然而刘老师却不是,我看到的是一位颠覆了实际年龄的长者,满身都散发着旺盛的精力,特别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活力,这着实让我有点不曾想到。

见到他时,他还很投入地在电脑上创作剧本。我认识的不少比他年龄还小的人,至今还在用手书写,不会用电脑,而他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每天还能在电脑上创作,这实属不易。可见他的学习精神和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该有多强。这说明他总是与时俱进,善与人交流,经常能融入生活,才不至于落伍,被时代边缘化。他的老年生活如此有激情、有事做、有寄托,实在是一件很美好,很让人羡慕的事。

接下来,我们坐在一起,和刘老师聊起来。我最早是从《屠夫状元》这部戏里知道他的。也是因为这部戏,让当时的商洛城市和乡村时时都能听到戏剧的唱段。小时候我的一个邻居,也是杀猪的,特别爱喝酒,酒一喝醉,就提着酒瓶在村里边摇晃边唱“稀奇古怪颠倒颠,杀猪的今日坐高官……”还没等他唱完,他的老婆就跑过来夺了他的酒瓶,揪住他的耳朵,嚷道:“你还能坐高官,我看你能坐尿罐,走,回家!”随着在场人一阵哄笑,大场的麦垛上又有人传来“妹妹你再么要过意不去,苦命人互帮衬苦命相依……”的唱段。可见,一部《屠夫状元》是多么深入人心,刻在人们的心里,一直久唱不衰。而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唱词,则成为商洛人茶余饭后的休闲佐料。这部戏作为经典传承下来,可以让刘老师引以为豪,吹上一生。

刘安民老师可能是陕西省年龄最大的戏剧家。他的一生虽然也有磕绊和灾难,更有遇见社会不公的拔刀相助,还有替人受过后的风轻云淡。但他总是以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向前看,善待身边的人,从来不消沉低落,总是对生活充满激情。

他不喝酒,不抽烟,网瘾代替了烟瘾,离开了电脑,就没有了创作的阵地,心里就瞀乱得不行。和朋友在一起,三句离不开戏,一说起戏,他就来精神,有了激情。真是戏比天大啊!曾经组织有意安排他当官,可刘老师却执拗地说他是写戏的,当什么官!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生都秉持着做人的本真,保持着自己的处事原则,在戏剧舞台耕耘播种,才有了一个个收获。他既能写《屠夫状元》《商君商於行》《红袍》《月亮河》《白莲花》《天狗》《山客》等这样的大戏,又精于《糖是酸的》《还货》《观灯新传》《婆媳》等大量小戏小品。刘老师对生活体验深,把人生悟得透,把事物看得开,作品从宏观到微观,从古代到现今,从高官到平民,从社会的重大主题,到村镇家庭的生活小事都有涉猎,给读者和观众呈现出一个个精彩纷呈的艺术作品。他的生活就是围着戏剧做着一生的功课,本该悠闲轻松地漫步斜阳,享受生活的时候,仍然像激情四射的青年,把日子过得潇洒自如,乐此不疲。

刘老师一生从演戏到写戏既是一种艺术的升华,也是一种更高的人生追求。在商洛,他写戏的功底,达到的段位,形成的影响不必一一再说,相信那几本枕头般的著作产生的社会的反响已经形成了无声的文字,发出了有力的佐证。

贾平凹说写作是一件很庄严的事,每次开始创作甚至要在豪华的笔记本上打草稿。而刘老师则把一生的赌注押给了戏剧,而他每每创作一部作品,都要深入生活,采访不同角色的人。他经常说,写戏不是胡编乱造,要有生活,要有敬畏之心,要有穿越春夏秋冬的耐力,跋涉万水千山的韧劲,具备胸怀天下的格局,紧跟新时代新征程的步伐,才能写出人们喜欢,紧跟时代的作品。

我终于明白了,为了写陕南移民搬迁《山客》这部大戏,刘老师多次深入农村,和农民吃住在一起,寻找写作灵感,构架戏剧情节,表现宏大主题的良苦用心了;也明白了他的《月亮河》撞车《天狗》后,刘老师增加剧幕,丰富戏份,延伸内容,又通过了广泛地征求意见,几经讨论,数易其稿的精益求精。著名作家孙见喜是这样评价《月亮河》的:这是一部内在情绪非常饱满的戏,这是一台道德轨迹清晰,人物精神清澈的戏;这又是一台人的自然属性受控于社会属性、中华传统价值非常鲜明的戏。

刘安民老师一生是从演戏,当导演,做编剧过来的,每一个节点都有他的生活故事,人生感悟。就是在他的家里,与他一席交谈,总是离不开戏剧,那种印在骨子里的热爱和执着,让我们怎能不喜爱这个可爱的老戏痴呢?

纵观他的戏剧人生,他简直就是一位商洛戏剧的活化石,一位商洛的老戏骨,更是一位让人敬佩的人!

养生也要养心

■ 连新民

人生在世,由于需求不同、个性气质有别的原因,在各个年龄段会关注不同的事。不应眼睛只盯着一点而顾此失彼。有些人对于养生的话题津津乐道,却没有意识到养心对于延年益寿必不可少,十分重要。

人的年纪大了,由于体能、免疫力下降,难免受到疾病的困扰,关注身体健康乃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凡事总要统筹兼顾才是,不能想说的全是养生,而把养心忽略了。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无论是谁都会经历。一旦生病,积极看病治疗就是了,大可不必忧心忡忡,产生心理障碍。一个人即使生活条件再好,如果没有精神寄托,失去了生活乐趣,处在惧怕生病的心理阴影之下,无异于自我制造不快与烦恼。长此以往,病情不加重才怪呢!还有人养生认识过于狭隘、有失偏颇。在他们看来,自己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才清闲下来,从此什么闲心也不要操,应当一心一意养生才是,注意力只在“病”字上打转儿。至于学习求知会才艺,那是年轻人的事,没有必要费心劳神,担心紧张忙碌会压力过大导致生病。缺乏生活热情,凡事没有兴趣,缩小交往圈子,实行自我封闭,远离社会生活。感到只有闲聊打牌下棋溜狗看电视才是养生放松享清福。

养生固然重要,但并非生活中的唯一。在生命的后半程中,我们还有很多有益之事可做,通过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发展个人爱好,帮助年轻人进步,与志趣相投者来往等等,可以充实自己,丰富生活,提升境界,陶冶情操。

人生在世,不仅需要提高物质生活水准,更离不开精神生活的丰满富足。人上了年纪,无论体力精力还是脑子反应,都无法与以往相比,但总不至于衰老到这事不能干,那也学不会的地步。如果一个人因为年龄大的缘故,放弃向往追求,失去了前进的自信动力,无异于自己打败了自己,该是多么可悲的事啊!

“刀越磨越快,脑子越用越灵。”人的大脑思维,语言交流以及文字表达能力,都要经常使用,方能充满激情,思维敏捷;益智健脑,生龙活虎。古人对于修身养性十分看重。《淮南子》有“内修其本”之说;王安石认为:“学所以修身也”;苏东坡则在提示人们应“养生怡性”。也就是说、养生保健与修心养性同样重要,必不可少。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健康标准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两个方面。由此可见,养心对于养生来说是相互依存十分重要。

在我看来,年长之人以淡泊宁静、清心寡欲的良好心态注重养生保健、热爱生活的同时,应当根据条件,选择适合自己特点的锻炼方法,以增强体质和抵抗力,还可以通过自学或者进入老年大学学习钻研一、两门感兴趣的知识才艺,如书法篆刻、摄影弹琴、唱歌跳舞等等,或者醉心于名山大川,投入大自然宽广的怀抱。通过广泛的爱好兴趣,以及格调高雅的交朋结友,融入社会生活,以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相互感染和影响,假使哪方面造诣较深取得成绩,受到别人的尊重,会从老有所为中感到幸福与欢乐!

朱鹮衔夏掠秦岭

■ 賈彦强

当初夏的晨曦漫过连绵的陕西华阳的青山,一抹优雅的白,从薄雾中缓缓升起,振翅飞翔,“快看,是朱鹮,是‘东方宝石’朱鹮!”,伙伴们望着朱鹮欢快地喊着跳着。

朱鹮古称朱鹭,是秦岭四宝之一。它们像被遗落在人间的白云,像汉江江面上铺展开来的月光,为秦岭生态点睛,也把忠贞不渝的爱情故事深情吟唱。

初见朱鹮,不是在相册里,也不是在纪录片的屏幕中,而是在一个汉江边暮春的黄昏,喜欢摄影的我,透过相机取景器望见田埂上立着几处白点,时而还会移动一下。走近一点,才看清朱鹮的高颜值,通体洁白如雪,翅尖与尾羽晕染着淡淡的朱红,不浓烈也不张扬,像是被晚霞轻轻吻过。

一见倾心,从此我被朱鹮的绝美惊叹。朱鹮安栖于水间,行于水畔。从眼周到面颊,从喙根到胫足,将优雅与温柔,深深地刻进每一寸肌肤。我喜欢朱鹮,不止喜欢其容颜,更喜欢其风骨。静时白羽淡雅,动时素白与绯红相融,清冷与温润交织。缓振双翼,自带一份不染尘器的诗意。它更是鸟中痴情的生灵,一生择一侣,相伴终老。秦岭之间巢窠虽然简陋,却藏着它们不离不弃,相互依偎的暖意。正因为如此,文人墨客无不喜欢它的美,无不喜欢它的灵,把它们写进诗行,也把它们藏进心间,从张籍的“翩翩起舞兮朱鹭,来泛春塘栖绿树”。到王僧孺的“因风弄玉水,映日上金堤”……这不是无端的偏爱。它们不像猛禽那么凌厉,也不似燕雀那般聒噪,而是生来就自带一身清寂与温婉,把秦岭的四季都收在白羽朱颜里。

谁又能想到,这般纯净的生灵,曾在岁月的洪流中陷入了濒临灭绝的困境。曾几何时,它们的身影遍布东亚,和着春风起舞,迎着夏阴散步,伴着秋水觅食,还与冬雪和鸣。但后来,森林被砍伐、湿地被开垦、清流被污染……它们的家园被破坏。

我想,面对生存的难、繁衍的困,它们的内心一定很悲痛。想到这些,我仿佛看见了它们无助的眼神,那原本明亮的眼角流下了伤心的泪,听见了它们歇斯底里地发出“何处是吾家”的“哀叹”。

1981年,随着几声脆弱且清晰的鸣叫声从洋县的青山碧水中传出,七只孤影被重新发现。七片孤羽,七缕残声成了朱鹮在世间最后的星火,也成了种群全部的希望。从此,掠过秦岭的风多了几分牵挂。有人踏遍深山荆棘,日夜守望,把自己活成了朱鹮的影子;有人倾尽心血,刻苦研究从人工繁育到野外放飞,小心翼翼呵护其重回苍穹……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温柔到足以融化冰雪的坚守。

45年光阴流转,从孤影7只到万鹮凌空,从濒临灭绝到重归山林。朱鹮的“重生”是大自然的馈赠,它们也读懂了这份人心向暖的守护,不再惧怕烟火气息,不再担心生存危机,渐渐地它们把秦岭当成了归宿,把守护它们的我们当成了可以信赖的伙伴。

或两两相依、低声呢喃,或枝头梳羽、低头觅食,或与朝霞齐飞,或与落日相映,朱鹮蹁跹是秦岭之间最动人的风景。与之同框的大人、孩童嘴角带笑,满心欢喜。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背后的难与痛。

静立浅谈,悠然觅食,每次凝望朱鹮,我都眼含热泪。鹮羽所至,不只有风,有云、有蓝天、有青山、有碧水,更有我们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坚守。真正的希望,不是昙花一现,而是长期坚守;真正的美好,不只是深情地“独唱”,更是万物共生的“合奏”。

一滴朱红,染着岁月风霜;一身白羽,载着生命荣光。它们不只是一种鸟,更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万物相依的真谛,也照见了我们最本真的善良与秦岭山河的回响。

夏至暮雨漫记

■ 张轩

一过端午,夏至就悄无声息地落在了岁月的时序里。这是夏季最深的节气,世间白昼在这一日拉到最长,所有热烈的夏意,都从这一刻慢慢铺展开来。白日里积攒的燥热,被傍晚的细雨慢慢消解,天地之间,忽然就安静了下来。

午后,老友电话邀约小聚,浅饮几杯清茶薄酒,归来后困意沉沉,倒头便睡。等悠悠转醒,已是傍晚五点多钟。起身打理晚饭,用电饭锅慢慢熬一锅杂粮稀粥,撒上几粒枸杞、花生和葡萄干,朴素的甜香慢慢漫开。简单备了两道家常菜,一盘老干妈翻炒的土豆丝,一盘粉条凉拌豆角。

豆角是开春在小菜园种下的,这段日子总被各样琐事牵绊,很少能腾出时间打理园子,野草便借着雨水肆意蔓延,抢占了菜畦的方寸土地。久未照料的豆角受了旱,叶片泛着疲惫的黄,结出的豆荚也单薄干瘪。仔细挑拣出尚嫩的几支,焯水沥干,拌上红油和软韧的粉条,入口依旧是田园的清鲜,是烟火生活最质朴的味道。

收拾好一桌简单的晚饭,电话询问,女儿说单位次日市里有培训,今夜便不回家了,妻子恰逢考试收尾又赶上值班,也不回来吃饭了。屋子里只剩灯火静静亮着,方才忙活晚饭的兴致,不知不觉淡了下去。原本温热可口的饭菜,吃在嘴里也少了几分滋味。随意吃了几口,便想着出门走走,散一散心底莫名的低落。

踏出单元门,才发觉细雨还在缓缓落着,在雨中伫立小会,细密地拂过眉眼。折身取来一把雨伞,慢慢走出小区西门,沿着太白路向北缓步前行。下雨的夏夜少了逼人的暑气,人们大多安守家中,街上便没了往日的喧闹。路上行人稀疏,偶尔有车辆轻轻驶过,细碎的声响很快被雨声吞没,整座小城都浸在一片温柔的静谧里。我素来偏爱这样安静的时刻,恰好能让纷乱的心神慢慢沉静。

撑着一柄通透的雨伞走在雨里,薄薄的伞面接住细碎的雨珠,缓缓移动的身影,在朦胧暮色里,像一朵静静浮在烟火里的白莲花。道路两侧的月季开得正好,大红、浅黄、柔粉的花朵缀满枝头,被雨水洗去尘埃,颜色愈发清亮鲜活。它们不避晚风细雨,只是顺着时节,安安静静地开着,自在又坦然。

远处的田野里,麦子收割完毕,新播的秋玉米悄悄冒出新芽。几只麻雀,羽毛被细雨打湿,落在残留的麦茬间低头觅食,偶尔有车马经过,便扑扇着翅膀低空盘旋,等周遭恢复安静,又轻轻落回原地,继续安稳觅食。路边新移栽的国槐,枝头攒着一簇簇嫩绿新芽,在微凉的风雨里慢慢舒展。默默扎根泥土,不急不躁地抽枝生长,悄悄积攒着力量,静静等待盛夏酷暑的到来。抬眼远眺,暮色与雨雾交织,远处的平阳阁静静伫立在天地之间,不言不语,看过岁岁年年的晨昏与风雨。渭北的高原连绵延展,像一道温润的墨绿轮廓,在袅袅水汽与朦胧云影里时隐时现,温柔又悠远。

近处村落边的鱼塘人家,灯火次第亮起,暖黄的光晕穿透层层水汽,在暮色里晕开一片温柔的微光。屋舍旁的翠竹被细雨冲刷,枝叶通透洁净,层层绿意清新拂面,晚风掠过,枝叶轻轻摇曳,生出细碎温柔的声响。

日子好像一直这般,被无尽的忙碌与细碎琐事填满。长久以来,心绪总被各样琐事牵绊,沉不下心,也静不下笔,渐渐少了记录生活的闲情。唯有这样的雨夜,褪去往日的燥热与匆忙,让紧绷的身心慢慢松弛下来。在安静的晚风与细雨里,心底会浮起一点浅浅的空落,说不清缘由,只是人到半生,看过太多起落,总会在某个安静瞬间,生出些许温柔的怅然。

四季轮转从来不会停歇,风霜雨雪,晴昼阴夜,都是时光最寻常的模样。人生之路亦是如此,起起落落,平平仄仄,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顺遂。就像眼前的世间,雨水从容落下,花朵依旧按时绽放,飞鸟依旧认真觅食,草木依旧执着生长,世间万物,都在顺着自己的节奏安然前行。就像清代诗人袁枚那句写苔的小诗,那些生长在少有日光角落的微小苔花,渺小如米粒,却也认认真真舒展生机,学着繁花的模样,自在盛放。世间平凡生命,大抵都是如此,不张扬,不耀眼,却始终心怀生机,默默生长。

晚风缓缓送来远处轻柔的歌声,是姜育恒的《再回首》,熟悉的曲调悠悠漫过街巷,缓缓抚平心底所有细碎的浮躁。心绪正缓缓舒展之时,手机屏幕轻轻亮起,是女儿发来的节日问候。简单的文字,温柔的惦念,悄悄填满了方才心底的空落。

雨还在下,夜色渐深,街道愈发清宁。半生行至此处,早已慢慢懂得,生活从不会事事圆满。那些路过的风雨,经历的困顿,终究都会融进岁月,沉淀成从容。不必追赶喧嚣,不必纠结得失,顺着时光的节奏,守好自己的本心,认真生活,慢慢生长,便是人间最好的光景。

未触的指尖

■ 吴树鸣

经不住朋友的再三“激将”,江还是和朋友走进了霓虹灯旋转的舞厅。每次进舞厅,江都是由朋友先带着跳几个舞曲,然后各找舞伴,自由活动,自然,这晚也是一样。旋转的彩灯把斑斓光斑投下,忽明忽暗,如迷蒙跳跃的心事。光点拂过她微垂的睫毛,也掠过江喉结细微的滚动,更是似乎风起了她诱人的披肩发。舞池人影浮动,像无声的潮水,他们便在这潮水中央,咫尺之间,却仿佛隔着遥远的星河。她默默数着他衬衫的第三颗纽扣;他则暗自记下了她披肩发发梢随节奏晃动的频率,就连那轻晃的幅度也仿佛刻在了心上。他们目光偶尔交错,又迅速移开,像两片羽毛在风里轻轻一触即分,在脸上只留下些微烫的印痕。

江在沙发中坐完了三个舞曲,还是没有勇气去请“意中美女”跳舞。朋友时不时挽着一个又一个舞伴旋过面前,朝江友善地示意快请舞伴跳舞。江是刚出师的“舞家弟子”,大慨碍于舞技“恶劣”,不敢冒然“行动”,还是江太保守?总之,和朋友几次进舞厅,他都是一坐就是舞尽曲完。又过了一个舞曲,江终于下定决心,今晚就“豁出去”,一定要请到“意中美女”做舞伴,在朋友面前也就不算太“丢脸”。又过了一个舞曲,江仍然独自一人,看着舞池中翩翩起舞的红男绿女,看他们的舞姿,步履是否合着“咚咚”的鼓点。在江的身边隔着一个人处,坐着一位身着墨绿色流行西服,高跟鞋,二十出头,苗条文雅、披发肩的女郎。后来,中间隔着的那人也下了舞池。一连几个舞曲,江没有下舞池,这位“披肩发”也未见下舞池,一直坐在江的身旁,手也似乎下意识地,时不时抚弄一下她那漂亮的披肩发,她似乎努力地从纷乱的人群缝中,一边追寻着屏幕上的流行舞词,一边不停地哼着歌,几次差点挨着江。

一位身穿“制式衣服”的中年人来邀请“披肩发”跳舞,她连动都没动一下;两位风度优雅的年轻人也先后邀请,她仍未下舞池。哦!挺高傲,说也怪,这下倒引起了江的兴趣,他侧头瞄了“披肩发”几眼,嗬!白净细嫩的脸上,一双大眼水灵灵的,樱唇小巧,玲珑可爱。“披肩发”似乎也回望了江几眼,百般风流,千种媚态。够味!江想:若是谁请跳舞都去的“美女”,本人才不宵一顾呢!虽有人请都不理,尽管她“严重失礼”,但正合江的口味,江就是这个怪脾气。

一次,两次、三次,江半天的大脑“斗争”鼓起的勇气,终于为“披肩发”摆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邀舞姿式:请!舞曲再起,如缓缓流淌的河流,江终是鼓足勇气伸出手去。她指尖微凉,落在他掌心里,似两片偶然停泊的叶子。他们随旋律轻摇,却都屏着呼吸,生怕惊扰了这易碎的幻境。他深藏于心底的话几乎要冲破喉咙,然而那词句,却仿佛被无形的手扼住,只化作唇边一声无声的叹息;她同样满心期盼,目光中盛满无声的探询,可舌尖的话语却凝固了,只化作指端一点微不可察的轻颤。要不是忽明忽暗的灯光摭掩,江和披肩发大概都会觉得无地自容了。

幸好,朋友及时来“救了驾”,一阵寒暄后,江独自悠悠地踱向西边的圈椅中。面前的百人旋转,千姿百态,加上咚咚的鼓点,彻底掩饰了江的心思。不知过了几个舞曲,江侧身挪扭了一下坐倦了的身体,忽儿觉得,刚和他坐在南边的那位“披肩发”不知什么时侯也坐了过来,又是隔着一个人的空,坐在江的身侧。周围舞伴大多双双下了舞池,一些座位都空着。一连几个舞曲始末,江觉察到“披肩发”用一种……眼光望了自己几次,似乎欲言又止……直到终场,江到底没有再下舞池,也没有再邀请她。“披肩发”也一直未下舞池,自然,她不可能邀请江跳舞。

舞曲终了,灯光亮起,人群如潮水般开始退去。江站起身来朝着披肩发微微点了一下头,也可能挂着微笑,或者流露出不易觉察的依恋。披肩发亦只是回以一个浅笑,她眼眸中分明有一种光,一种足以使江难以忘怀的……这礼貌的薄壳裹住了所有未尽的言语,也封存了心底那点微妙的、蠢蠢欲动的火苗。江愣住在原地,望着披肩发转身汇入散场的人流,背影在门口的光亮里越来越小,最后消失。江则垂眼盯着自己方才被她握过的手,指尖那点微凉的温度正迅速消散,如同被风吹熄的烛火余烬。

夜深了,江躺在床上,黑暗里睁大眼睛。方才灯光下披肩发的局促,那欲言又止的唇形,在脑中一遍遍回放。江恨不能时间倒流,在散场前的最后一瞬,自己该果断些,哪怕只是追上去,轻轻问一句:“下次……还来么?”然而,这世界上实在是没有卖后悔药的,时间毕竟无法倒流。懊悔无声地啃噬着江的心头,如同窗隙透入的凉风,在静夜里格外分明。

日子流水般滑过,某个寻常的清晨,披肩发站在镜子前梳头,窗外阳光正好。梳子却蓦地停在发间——那晚舞厅里流转的光影,他小心翼翼搭在她腰际的手掌,还有自己无声吞咽下去的邀约……原来都在记忆里沉淀下来,凝成一颗微酸带涩的果核。那晚的灯光、旋律与无声的试探,像被岁月酿成了酒,时间愈久,微醺的回甘竟愈发清晰,她有点后悔自己那晚的懦弱,明明近在咫尺,只是隔着薄薄的空气,那彩虹之间,终究未能勇敢地迈出一步。

原来人海中某些萍水相逢的微弱电流,只消一点未尽的勇气,或许便能点亮整个夜晚。然而那晚,两颗心终究如未触的指尖,在咫尺间悬停,终于沉落于无言之海。那错失的瞬间,竟成日后无数个寻常清晨里蓦然回神的怅惘源头。原来未曾触碰的指尖,在记忆里竟能反复相扣,留下比真实更深的印痕,人世间真有相见时难别亦难。